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

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謀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矣謂小忠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嗜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帷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

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殺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矣為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尤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

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吳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

中射士官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繆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繆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矣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微公曰清微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微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曰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微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並鎔音木也

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矣謂貪懷昔者知伯瑤也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懷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知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將生心他求也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

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紀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明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

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槎楚牆之有槎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棘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叢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齊亡而寒令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羸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

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知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且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蒞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

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美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騁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斲山木而財之前鋸脩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

內纓帛為茵蔕席茵草頗綠觴酌有采而搏  
且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  
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  
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  
而欲服者彌少此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  
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  
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而後為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  
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  
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  
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  
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  
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  
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難內速遊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

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  
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  
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  
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  
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  
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  
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  
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速遊則危  
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  
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  
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  
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  
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  
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  
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  
不為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  
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  
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積以為治內其

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  
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  
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  
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  
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  
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  
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  
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  
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  
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  
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  
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  
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  
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  
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  
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  
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  
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  
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吳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攻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師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救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矣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及已其禍我之至當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馬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祧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文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

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疇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取違君言非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今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益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